



责任编辑:胡鸿 电话:85311080



→ ② 我的滇西北流浪日志

→ ③ 丽江人物七七八八

→ ⑥ ⑦ 中国移动与奥运同行

C I T Y H O L I D A Y S A Y

一个人消失,从昆明到丽江一路漂泊,十四天后,
又回到杭州静静地生活

我的滇西北流浪日志

文并摄 / 刀刀

今天我们要开始讲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关于一个23岁的年轻女孩刀刀独自流浪到云南的故事。云南和西藏一直是众多人神往的地方,每年夏天很多人都和刀刀一样,会想去这些地方流浪。

故事里的女主角现在正坐在杭州开往昆明的L199次列车上,她身边堆满了零食、书和衣服。她小心翼翼地捏着手机和正在丽江某个角落里喝茶看书晒太阳的大叔发着短信。她幻想着千里之外的人们正过着怎样的幸福生活,她幻想着经过三天的颠簸她也会到达那个让时间都停下脚步的地方。

她躺在火车上,听轰隆隆的列车撞击铁轨的声音。摇摇晃晃。

没有计划,未知结果。危险的美感。她知道自己会一生坎坷,她早就知道,但是从未惧怕。过了美丽的春城昆明,匆匆赶往丽江。

激沙沙

好像又回到了江南的小镇,小桥流水,烟柳拂面,飞檐画壁,青瓦白墙,沿着水走,就不会迷路。我想我已经感应到丽江的脉络和呼吸了。

我没有心思去关心客栈的地段好不好,装修好不好,老板人好不好。此刻,唯一的念头,就是冲进房间,洗澡。抹一把脸,毛巾上满是血迹,嘴唇干裂到不行。这地方四处有水,还是干,这儿的确不是江南,不是那个天街小雨润如酥的江南。

这里是高原,云贵高原,很晒,很干。我是一个从来都不注意保养的人,以至于到后来再多的防晒霜和润唇膏都拯救不了我的脸,我不停地扯脸上、嘴巴上干裂的皮,扯到满手是血,几近毁容。

这家客栈的名字,很特别,激沙沙57号。激沙沙57号在一个玄妙的位置。记路的话,往左拐,走两步就到了热闹的街衢,不记路的话,右拐了,那就向僻静里一拐又一拐,拐到人昏懵不已。我到达激沙沙是早上八点的光景,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打工的小妹,和窝在墙角睡觉的猫和狗。后来我知道那条狗叫

“色狼”。“色狼”对长相一般的女子没有什么记忆力,每次看到我都会狂吠不止,但是见到美女就试图扑到人家裙子下面,真是狗如其名。

这儿有天井,有院子,有花草植被,有懒人躺椅,有花架,有未开的紫藤花垂下来,有大柄的遮阳伞,有长凳长桌摆放在下面,有电脑,有网络,有一架子的书。

我们从外面逛回来的时候,看到一个北方女孩在懒人椅上躺着。黑衣黑裤黑鞋,把她的皮肤衬得分外白皙。她是那种一眼就可以看透的漂亮,丝毫不需要隐瞒或者躲藏什么,就像丽江三月的阳光一样明晰透亮。此刻她正对着天空,问院子里的女孩:阿美,架子上的紫藤会开花吗?嗓门很大,却悦耳动听。一整个下午都是她和老板的对话,我在楼上听着,知道老板喜欢赌玉,有一屋子的珍藏。深夜很晚的时候,一群人从外面回来,有她,她的同伴,有老板,老板的朋友。从酒吧回来,好像喝得很醉,闹腾了一会。

我很是羡慕这样的女子,在阳光下行走,张扬夺目,是所有人乐于接纳的对象。我却生长成一颗植物的样子,不会发声,不知疼痛,安静地呆在某处。不被移植就永远不会挪移方位,轻易地被折断,但是春风吹又生。说不上喜欢或者讨厌,也许这就是青春的阵痛,可以让人长久地缄默不语。

走文海

目的地是玉龙雪山下的文海,不是云杉坪,也不是大索道,是从未在他人的游记和攻略里出现的文海。路上找的野导kevin说那里有丽江最古老的三眼井。

租车去文海的过程很艰辛,几乎没有车肯去,说那里路况太差,给他五百都不去,就这样耗在丽江新城的太阳底下,等拉客包车的大妈给我们找愿意去文海的车。最后出动了一部7人座的小面包车,150元的高价说服司机去山路上颠簸一趟。据说文海距丽江直线只有15公里,平摊下来一人要50元,这回真是天价了。

车一直沿着林海穿行,眼前灰色的山峰巍峨耸立,峰顶白雪皑皑,洁白如玉的玉龙雪山主峰扇子陡直插蓝天,风景如画。过福国寺,公路就变成山路,崎岖不平,颠簸异常。幸亏没有骑马上山,不然一路上纷纷扬扬的烟土灰尘也足以把我们折磨得不成人形。

终于看到村庄和海子了。文海,我们来了。

这里见不到任何破坏风景的单调乏味的混凝土建筑,只有纳西人用木头建造的房屋和院落,秋收时用来晾晒大麦的巨大木架,屋顶上铺的是灰色的瓦片,山路上还有三三两两的骡马驮着货物往来运输。

我想大概是时候未到吧,所谓的春天里的桃红李白,夏天里的绚烂花海,冬天里的银装素裹在我的眼里只剩下一片荒芜和萧索。沼泽是干涸的,海子是混浊的,草甸是枯黄的,只有成群的牛羊骡马在草地上悠闲地觅食。

这里最大的好处就是,除了我们三个之外,看不见任何其他的游人,照片里的风景干净而纯粹,不需要考虑如何躲避游人来取景。中午在一个姓和的当地纳西人家里吃了中饭,香喷喷的火腿和鲜绿的蔬菜,终于在丽江也可以吃到一顿像样的饭菜。

(下转 E2 版)